



92
217

殺人交響曲

詩長征叢書之一

KBC
G
226
80

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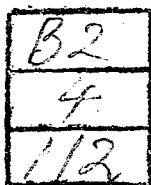
詩社出版

2

9

4

1



ms
I226
580

——詩長征史料之一——

大公報 (漢口版一九三八、六、一九)

送詩畫到街頭

留日同學作品吸引了廣大觀眾

徐 盈

(本報特寫) 漢口市的繁榮中心，中國銀行的巨大建築物對面，是一道長長的圍牆。夾雜在一些廣告和壁報的中間，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把他們的詩畫貼在那面牆上，觀眾極多，牆上面，展開了兩個故事的詩與畫，一個題名「女兵」，一個是「殺人交嗆曲」，前者在表現一個女人的經歷，後者借用了敵人的自供，描畫出各種的暴行。

抗戰以後，我們的文化工作都是向着廣大的羣衆中邁進。縱然作得不够，但城鎮的街頭與偏僻的農村裡已經多多少少地表現出成



3 2338 2673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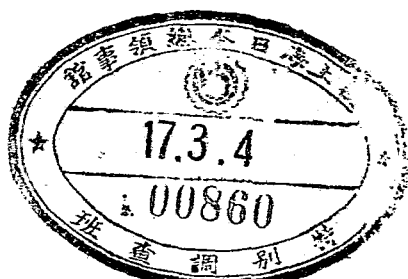
(1)

續來。在漢口，除了龐大的政治宣傳壁畫外，江漢路，前些日子曾作過抗戰漫畫展覽，其中且有一部份是抗戰建國綱領的畫解。民衆教育館的抗敵影展更是具體地表現出敵人的慘暴，引起了千百觀衆的共鳴。武漢文化抗敵團體的壁報工作尤其切實，他們給了廣大的羣衆以經常受教育的機會。

這次，留日同學們是又把更高級一點的藝術送到街頭上，影痕作詩，魯東作畫，詩作得熱烈，畫的技巧更見出熟練與工夫，但是如求這種高級一點的藝術能很快的爲街頭民衆接受計，似乎尚還需要通俗，簡短，能朗誦，畫還需要更刺激，更鮮明，更大胆的暴露。

自然，對於這種在做「新啓蒙運動」的艱苦同志們實在應當致敬，同時更可致更大的企望：盼望他們不獨把作品佈露在已有了很大的宣傳品的漢口街頭，更應把工作開展到廣大的農村，甚至偏僻的邊疆去。

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努力去送詩畫到每一個街頭的計劃是值得欽佩的。



——詩長征史料之二——

西京日報

(西安版一九三九、一二、二五)

一羣英勇的文化戰士

步行二萬里文化長征！ 泯光

(本報特寫)一羣英勇的文化戰士——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的同志們，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去年會由東戰場開上北戰場，現準備再由北戰場轉到南戰場去，沿着交通線，盡可能地由城市深入農村，用他們熱情的詩歌，明犀的圖畫，來激發民衆的抗敵情緒，以增強我們的抗戰力量。

西安是他們長征計劃中由北戰場轉往南戰場的一個出發點，明年(一九四〇)元旦，他們決定以千餘幅詩畫，在鼓樓鐘樓兩會場展覽五天，這些作品，現還未集齊，正在積極籌備中。爲了報告他們的工作動向，並希望大家給他們建議更多的工作方法，昨天下午在東南小學，他們邀請本市文化界藝術界的人士，舉行了一個熱烈的座談會。

座談會的主席影痕先生，中等身材，有一雙富於想像力的眼睛，和善感的翕動的嘴唇，他是留日的名詩人，一九三七年三月曾在

東京舉行國際詩個展博得盛名。他要在街頭展露的長篇敘事詩「五月的農村」「青紗帳裡的太陽」「殺人交響曲」「黃河的激流」，都是熱情充沛的有力的作品，從裡頭你可領略到戰區中我國的農民是怎樣地在日寇高壓之下戰鬥着。

「本會一九三八年，於武漢組織成立，在武漢首次公展，後來會員分到各戰場去，主力的大隊開上北戰場，深入農村和前線，在戰場上冒着炮火，參加軍隊的宣傳作戰。我們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但是爲了祖國，爲了祖國的文化，爲了祖國的生存，我們決定要步行二萬里文化長征，用我們的詩畫，動員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參加祖國的抗戰。我們以極摯誠的心，希望西北的文化界給我們以批評指導，使我們的工作得到更有勁的開展」。影痕先生熱情地指出了他們的願望，隨後更明白地標示三點工作的步驟：（一）以文化長征溝通南北戰場文化，並使之普遍化深入於農村和各個戰場。（二）組織出版社以推廣文化工作。（三）以文化的力量推動抗戰的軍事與政治。

大家都爲熱情所鼓動，親切地討論着他們的工作方法。閻衍絡君建議他們應該在作品方面儘量再求大衆化，多作農村宣傳。並且說：「抗戰以來，文化界是太沉默了，宣傳方面並沒有做到理想的程度，現在看到這一羣藝人們，摒棄了優越的生活，穿上戎衣，以戰鬥的精神，進行艱鉅的工作，我們在感佩之餘，極願意來多方協助，希望不斷的努力，獲得偉大的成就」。

最後在興奮的情緒中，影痕先生即席朗誦詩歌，黃志誠唱英文歌，陳雁如唱抗戰歌……全體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結束了這個盛會。

臨行時記者又參觀了他們一部份展品，王夢真的西洋畫，黃志誠的國畫，周克難的漫畫，沙清泉的木刻，認爲都是極可貴的作品，他們以尖銳的筆調在深深地刻劃出敵寇的殘暴，和我們戰士的勇武，還有那淒慘的逃亡者！

——詩長征史料之二〇——

救亡日報（桂林版一九四〇、一一、一四）

奔走在祖國的道路上

嬰 子

——贈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
二萬里長征隊同志們！

你們是
攜着詩和畫
攜着二萬里風沙
從西北冷凍的高原
踏着祖國的道路
徒步過高聳的峰巒
三尺雪地裏邁過荒野
中途也曾渴飲了黃河水
再以四十多天
走完川陸路二千五百里

你們
走着走着
奔踏過五月的農村
朗誦於九月的城市
在大眾的面前
衡量着自己的詩句
又用一張畫描出真情
你們朗誦着朗誦着

讓每一句詩裏都扎着力量
一張畫
埋伏着一個抗爭
呵！
你們是持着詩——一把劍
你們是攜着畫——一捆仇恨
你們在祖國新生的途程上
把生命燃燒得通紅
把言語擲出去爆炸

今天
你們來到了南方
一個健壯的城市中
你們來了

同志
你們來了
當你們在聽着自己沙沙的草履
邁着祖國的道路
從寒冷的北方
一步一步臨近了南國的城池
在太陽下
受着這裏戰鬥着的人羣
遙遙的熱切的招呼
你們是不是感到無比的親熱
增加着無比的力量

那麼
讓我們用一樣戰鬥的熱情
迎你們送你們
在最後的苦難的日子中
你們還得更向前去
踏着詩和畫
踏着風沙
在光明與自由奔來之前
要走完祖國抗爭的道路
一九四〇、一一、一〇、于桂林

——詩長征史料之二六——

大 光 報 (韶關版一九四〇、一二、三〇、

二萬里文化長征 街頭抗敵詩畫展

。 緒 言 。

——看它使你興奮興奮興奮——

(本報特寫)雄壯的行列，嘹亮的詩篇，觸目驚心的描繪，二萬里文化長征——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昨在韶關出現了。

征途經過的點綫，像一條鐵路，又像一條長蛇，由武漢，開封，晉城，西安，漢中，成都，重慶，貴陽，桂林，衡陽。從各地報紙刊物，可以看出，每一地方的展覽，博得無限的獎勵。現在來到了終點曲江。

「青紗帳，青紗帳，無涯無岸的高粱，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的家鄉……」這是影痕詩魯東畫的「青紗帳裡的太陽」。影痕的詩好處不在話下，魯東插畫「洪亮的吼聲衝破了霧漠」，描寫士兵歌唱

和擺動的拳頭，他的鉛筆淡彩畫十分老練；「青紗帳，青紗帳，又是五月的風涼」，在高粱林中三勇士，紅色的手臂，大腿，背着槍，休憩着吃瓜。

詩人雪石楹「假如我的兒子」這樣寫着：「假如我的兒子，像汪精衛那樣的東西，老子就……，親手剝他的狗皮，折斷他的狗齒」。「六月流火」影痕的詩，沙清泉的木刻，王夢真的「在收穫他們一年來的血汗」，水彩鮮明。

「殺人交響曲」，是該展覽中的名作，寫出敵人在南京紫金山兩敵兵殺中國人競賽及其他暴行。

「向井：我想殺八百，」

「野田：我要殺一千，」

「我們來一個競賽！」

夢真在該曲插畫：「淒慘的哀聲，在地層下响震」，是描繪活埋的情景。更有大胆的詩句：「日軍官野田在櫃台處迫着那個少婦行淫……支那的女陰真好口，又軟又深，好，×兵拿那個蘿蔔來塞進去，看她吃得多少大！」這樣的大胆的詩句，會大大地刺激我們男女同胞的。插畫「祖國，救我們啊！」「中華民族的國歌，猶在壯烈地歌唱」，傷兵醫院被獸機轟炸的畫面色調甚好。克難，麥大非的漫畫線條，純熟到簡直不可非議。

最後是「十字街頭」，藉一個賣報紙女子的呼聲，企圖喚醒醉生夢死於大後方的「活屍」們。插畫：「裏面……蒸騰着肉的臭味」。這畫暴露「活屍」，狂嫖爛飲的罪惡。又「夢一般的大後方」，同樣針對黑暗面，發出的警告。

看完，使你興奮，興奮，興奮！

目次

呵！開鑿吧！
船艙的角落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的隊伍開到了九江
大夜里的戰場
坦克車底下的光榮犧牲者
死的歡宴
無名英雄的墓碑
掘戰壕
雪夜行軍
古荊州
雪裡的屍骸
帝國主義是食人的野獸！
火炬
打豆場
殺人交響曲（長詩）
女兵（長詩）
（全書二千行詩）

呵！開墾吧！

呵！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同幹！
我渡過黃河，珠江，揚子江，
蔓草叢生的荒地伏貼兩岸，
——都是肥沃的土壤。
政府！資本家！龐大的農夫！
為何你們空手坐在那里呢？
呵！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同幹！

呵！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同幹！
荒地，蔓草叢生的荒地，
政府，建設呵！
有錢的人，投資呵！
荒土，無涯無盡的荒土。
在我的眼，我的心，我的靈魂，
痛！慙痛！死絕的痛！
呵！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同幹！

呵！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同幹！
黃河，珠江，揚子江，
無涯無盡的荒土上，
我彷彿看見許多機器在那里播種，收穫，
無數的村莊，集體的農場，
一條直線的幾千萬丈長的田畝，棉地，森林，牧場，
微風吹拂着高粱的穗浪，
搖曳地，搖曳地。
我在微笑，我在歌唱，
趁着臨風的夕陽。
呵！開墾吧！
中國農夫偉大的巨掌。
我願意犧牲生命和你一同幹！

船艙的角落

——夜，黯黃的馬燈。

船艙的鐵板上，
圖案畫般底掛着一排排的步槍。
他們從前線下來休息了，
有人在寫詩，素描，歌唱。

船艙的鐵板上，
圖案畫般底掛着一排排的步槍。
他們從前線下來休息了，
有人在喝酒，牽手風琴，打草鞋掌。

他們是英雄的捍衛祖國的戰士，

不是整天只曉得升官和納糧。
血泊里的衝鋒，
奔走在火海的疆場上。

船艙的鐵板上，
圖案畫紋底掛着一排排的步槍。
船艙的角落處吊着一盞黯黯的白鐵馬燈，
拖着長長的影子照映着他們甜蜜底睡鼾。

船過赤壁沙洲中。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 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帝國主義、法西斯，
你是食人的魔鬼！
你想吃盡了世界的人類！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神聖的任務已頂在我們的肩上，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我們有四千多年長遠的文化歷史！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都覺醒過來了，
他們用偉大的力撕碎奴隸的鎖鏈！
他們臂挽着臂站在我們鬥爭的陣線！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求自由解放！
我們要求民族生存！
侵略者的鋼鐵、毒菌、飛機、大砲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帝國主義是食人的野獸！
帝國主義是歷史的魔鬼！
中國就是埋葬你的墳墓！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你想吃盡了人類！
你想把歷史拉轉頭去！
你想毀滅了這個宇宙！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全世界的侵略者、帝國主義、法西斯、瘋狂的野獸！
歷史已決定了你死亡的命運！
東亞已替你掘好了墳墓！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東亞就是被壓迫民族和帝國主義決鬥的戰場！
東亞就是歷史和反歷史的決勝點！
東亞就是全世界侵略者、帝國主義、法西斯埋葬的墳墓！
來啊！我們已準備好血肉和頭顱——
我們要在東亞建上血的紀念碑！

我們的隊伍開到了九江

我們的隊伍開到了九江，
沿着市街遊行。
逃竄下來的人民環繞在市街兩旁觀看，
臉孔沉重地翻上了一片激動緊張，
顫慄着他們命運底危亡？
民衆忿恨侵畧者的迫害，
反抗增恨緊緊抓住了他們的心。
兩天前失守南京，
九江佈滿了緊急陰慘的風雲，
民衆抱着怨恨和害怕的心情，
紛紛的驚慌逃遁，
碼頭的柱杆，電燈杆，
都記上了逃難的影蹤，
過路的廣告都在尋找着自己的親人。
有的在尋找父親母親，
有的在尋找妻子兒女，
有的在尋朋友愛人，
有的是轉移境方的文化社團……
慌張的手跡，
用白粉筆，炭，墨，
雜色的瓦礫片，
不規則的塗寫在上面。
我們這一隊新開來的抗戰生力軍，
振起了逃剩下來待救者的心魂！
當我們青年決死隊的隊伍走在馬路上，
揸着槍桿，
挺起胸膛，
大聲歌唱，
「拿我們的血和肉，
拚掉敵人的頭！」
路旁的民衆同心忿吼，哭泣，狂歡。
其中一對青年學生，
緊追着我們的隊伍高呼！
悲憤，感激，隕淚——

我們同是親愛的中國人！
我們同是不可分離的兄弟姊妹！
我們同是燃燒着一顆反悅的熱烈的心！
爲何我們會遭到這樣悲慘的命運？！
他們哭着，
我哭着，
我發熱的神經，
我酸辣的眼淚，
在羣衆怒吼的街心，
像潮般湧噴，湧噴——

1937.12.18.滴淚於九江，大哭一晝夜。

大夜里的戰場

沒有星星，
更沒有月亮，
夜是黑沉沉的一團。
淡墨色的天，連接着
一片深黑的大地的邊緣。
不遠，那里有一個渾濛的黑影，
是我們的哨兵；
從薄藍的空氣里，
手足隱約分明的，
是我們靠背倚坐着的弟兄；
突然一閃，
大地的邊緣劃出了一條血紅的火綫，
燃燒，轟炸，
那兒是我們與侵略者決鬥的戰場。
我們沉着，鎮靜，
含着滿胸憤恨的血，
探出戰壕，
在沒有照明彈透射的底下，
裝上刺刀，
沉着地，勇敢地，
在沉黑的大地的肚皮上向前爬進。

00860 坦克車底下的光榮犧牲者

加農砲，大砲，機關槍……交集的吼聲，
一陣猛烈，漸漸稀疏下來。
濃白的煙幔昇騰，
迷漫了戰場火海的大空，
衝鋒的號角一響，
地平線上，突然吐出了
無數的蟻羣，
亮閃閃的刺刀，
掠過了鐵絲網，障阻物——前進！
粗笨的敵人的鐵獸，
張開了吃人的巨口，
貪婪地在大地的邊緣上滾，
啊呀！它要衝破我們的陣線了！
它要毀滅我們了！
——我們的勇士裝滿了手榴彈，
投身坦克車底下：
「轟隆」!!!
天空裏飛散着鐵和肉的碎片！

死的歡宴

華麗的筵席上，
散坐着高貴的人羣，
其中一位年輕的主婦，
她是人家的少婦，
却又是我的情人。
她，今夜招綴了豪富的來賓，
祝我出征的餞行。
她立在筵席上慷慨地爲我作榮譽的介紹，
晶瑩的淚珠暗暗里奔騰。
我對她說：我的愛人！
我明白你底苦痛，
滴吧，你的眼淚啊！
請滴在這喪死的杯上，
讓我今夜將它飲盡。

你別悲傷，你別嘆息，
這幾年的飢餓已教我煉成一顆鋼鐵的心！
死，我勇敢地去赴那偉大的死，
我的死才是大眾的生。
呵，別了，我底愛人，
歡笑的舉起這一隻杯吧！
天快亮了——
我要去殺敵人！
出發北戰場之夜于武昌。

無名英雄的墓碑

假如我死了，
我要葬在大時代的烈士墳。
我們不要棺材，
更不要寫着我的名字。
因為個人的我太渺小了！
太孤獨了！
我們要的是永遠的熱烈，
永遠的團結，
與及人類永遠的正義！

什麼是家庭？
什麼是愛人？
太狹隘了，
太沉悶了，
太寂寞了，
——我怕！
我們在這里有莫萬千的
朋友，兄弟，同志，
數不盡的熱烈的羣衆！
數不盡的光榮的戰士！

我們的來是拋棄了個人的一切，
不抱半點功名和勢利；
我們的來是為正義而犧牲，

爲被壓迫者而鬥爭。
我們要用勝利的目光看着你們快樂底生存，
我們却要熱烈的鬥爭的死。
我們要在千古的歷史上
建立人類光榮的紀念碑！

我們龐大的石墓碑高高地在
天空中矗立着，
劃破一朶朶的流雲，
陽光在側傍照映着，
反射出幾縷光芒，
在閃爍，輝耀，讚美，
永遠地昭示着人類的真理！

掘 戰 壕

掘戰壕，掘戰壕，
我們已在東亞掘好了帝國主義的墳墓！
你們侵畧者的命運，
都要隨着時代埋葬！

法西斯是紙紮的老虎。
我們已看穿了你的欺騙，
你的盲目，不知自量，
無耻的誇大狂！

被你侵畧的民族舉起鐵拳來了！
被你壓迫的民衆把鎖鏈撕碎了！
羣衆的力的狂濤，白熱的憎恨，
把你象牙的王座摧毀！
把你暴君的尊嚴送上斷頭台！

掘戰壕，掘戰壕，
我們已在東亞掘好了帝國主義的墳墓！
我們已在中國掘好了與侵畧者鬥爭的戰壕！
——這戰壕就是歷史的分界線！
——這墳墓就是時代的紀念碑！

雪夜行軍

雪的郊塞，
雪的幽林，
一片蒼茫的天空，
已看不見哀鳴着的雁羣。
一切都是真白的，透明的，平，淨……
禿的樹，透明的小茅房，
雪白的平原，高山，
朦朧底月亮照映着大地，
反射着寒光，冰冷，
在行軍的道路上。
雪花飛着，
很像破絮的白棉，
一片片的，
飄在戰士的衣衾上，
飄在征夫的旅夢上，
飄在我們的心版上。
然而雪花是白的，
我們的血却是赤的；
雪片是冷的，
我們的心却是熱的。
啊！赤的血，熱的心，
我們要朝着時代前奔！
奔到疆場去跟日本鬼子拚命！
奔到歷史的龍綫去鬥爭！
雪的郊塞，
雪的山林，
雪的道路上，
一隊長長的行列走過去了，
雪路上留下了一窪一窪的足印……

古 荆 州

古老的荊州城樓，
頹廢漫漫，
滿天飛鴉，
在荒冷的郊塞上。

淒悄的雪冰，
敲擊着騾馬的蹄聲，
一隊隊的商客旅人，
偷渡着這寂寞的古城。

雪片飄下來了，
一個白髯的老人，
呼喚着白浪般的羊羣，
我想，二千年前也許他的宗祖是貴族王侯？（註）

而今的城樓古道，
已再聽不到華轂的輪音。
只有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
每天在城垣上轟響。

雪的幽林，
雪的原野，
雪的積垣，
雪的牧人的營幔，
都是蒼茫地白的一片。

（註）荊州有不少漢代古蹟，昔日關羽餵馬的大石槽，張飛燒飯的大鐵鍋。現在關帝廟邊，有關羽九十二代孫住在那裏，貧無以爲生，日以關羽遺下的玉綬帶給遊客看，向遊人要一角幾分錢，當日一代的民族英雄，而今子孫淪爲乞丐，真令人感慨繫之。

雪裡的屍骸

一片白茫茫的雪的原場上，
露出幾具狼籍的屍骸，
鐵般的僵硬的手向空中高舉着，
他的口張得大大的
像要吞盡了空中的雪塊。
夜是森森，
雪是沉沉，
我想起了他的母親，
此刻正在深夜失眠地
思念着她的兒郎；
夜是森森，
雪是沉沉，
我想起了他的情人，
此刻正在爲他
趕夜縫製着禦寒的衣衫。
有誰知道他們已變成了
原場上雪裡的屍骸？
他們是犧牲了，
他們是光榮的犧牲了，
——捍衛民族的戰士！
雪片飄着，
白茫茫地
無涯無際的飄着，
飄滿了大地，
飄滿了山野，
一切都是平的，凜的，白的，
只有這幾具屍骸，
在真白的雪的世界裡，
高高地挺立着
反抗侵襲者的
鮮紅的血的手臂！

帝國主義是食人的野獸

帝國主義是食人的野獸！
你看：牠的牙藏里正在咀嚼着人的骨頭！
在中國，西班牙，亞比西尼亞，
都佈滿了血淋淋的牙爪！

它把人的腦殼一扭，
拋進了牙藏。
它那毛茸茸的藍灰色的怪手，
把人的肢體撕成了兩段。
左手拿着臂兒，
右手握着肝臟，
腸兒一堆一堆的溜在地上。

它張開了熔爐大的血口，
鉤形的鋸狀牙齒，
咬噬着人的骨頭！
骨頭在它的牙藏里咀嚼得吉鏢吉鏢的聲音，
貪嚼底滋味絲絲地啪震，
涎沫和着血汁一滴滴的滴下來，
把地球染成了一塊塊可怖的顏色，
黑暗，昏沉。

它那貪婪無厭足的心，
想把地球一口吞進去！
想把世界的人類吃光！

它想毀滅了一切的文化！
它想毀滅了人類！
它想毀滅了這個宇宙！
它想停止歷史的前進！

帝國主義是文化的魔鬼！
帝國主義是歷史的叛徒！
帝國主義是宇宙的毒菌！
帝國主義是吃人的野獸！

在中國，西班牙，亞比西尼亞，
都佈滿了血淋淋的牙爪，
帝國主義是食人的野獸！
你看：它的牙齦里正在咀嚼着人的骨頭！

火 炬

——台兒莊祝捷之夜於武漢——

火炬，在黑暗的夜晚里衝開了壯烈的光明，
燃燒起每一顆弱小民族憤怒的心。
一行，一行，又一行，
一隊，一隊，又一隊，
數不盡的羣衆，在遊行。
像是瀑布，像是河流，
洶湧，澎湃，怒吼，
力的跳動，
心的交響，
真理的勝利燃燒着
每一個中國人民的臉頰。
工人，農夫，學生，市民，
狂歡，激動，歌唱，高呼，
——我們要自由！我們要解放！
我們要求民族的生存！
羣衆的手高舉着千萬朵火炬，
夜——今晚的夜啊！
中國大地的每隻角落都點起了自由的烽火！

打豆場

打豆兒，豆兒香，
香透我們飢餓的心腸。
這些豆兒拿去換白飯，
養育我們一家的溫暖。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殼，豆殼分，
裂開了一粒粒豆兒飛散，
這一粒粒的豆兒啊！
是我們半年來的血汗。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桿，豆桿乾，
一堆堆的排滿晒豆場。
這些蒸發着香味的豆桿呵！
晒乾了拿去嫂嫂擲米湯。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兒，豆兒香，
鬼子佔了我們國土的「北方」
百姓逃難山過山，
多少同胞沒家鄉？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兒，豆兒香，
日本飛機轟炸我們的田莊。
全村變了大火場，
多少農民變流氓？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兒，豆兒香，
打好豆兒咱們一同上戰場。
前天大勝台兒莊，
日本鬼子死了二三萬。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兒，豆兒香，
俺也一同上前方。
文明時代男女無界限，
哥兒打仗我燒飯。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兒，豆兒香，
咱們一道上戰場。
快把東洋鬼子趕出去，
咱們纔有安樂的地方。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打豆兒，野兒香，
豆兒一倉一倉的堆滿曬豆場。
小福兒在堤邊吃着五月的生黃瓜，
載滿豆東的牛車在泥路上拖着，拖着，
——糜掌在豆場上噼啪噼啪响。
于武漢南湖

殺人交響曲

事據：大阪每日新聞載「今度16千人斬」競爭。

地點：南京焦黑的死城。

人物：日軍官野田毅，向井敏明，松井石根。

陰慘的雲塊在紫金山前遊蕩，
焦炭的民房傾伏四圍。
兩隻張牙露齒的獸形軍官，
對坐中山陵前，
兇笑得「鬼！鬼！鬼！」
噁哩呱啦說着東洋話，
各自拭弄着一把鮮血腥腥的利劍！

野 田
今天殺人真痛快！
解決了一百零五隻臭傢伙！
支那豬！（註）他的賤貨，
老子轉戰華北四次，華中十五次，
沒有今天的順利。
那些不知厲害的死老鼠，
總是走得人家腳跟疲！
（註）日本叫中國人做「支那豬」

向 井
你這東西有什麼希奇？
解決支那貨簡直是砍西瓜！（註）
不多不少，
俺就多砍了一個！
（註）東京朝日新聞載，屠殺中國人叫「砍西瓜」。

野 田
不知自諒的小猴子，
竟敢在老子面前班門弄斧。
老子是大和天國鼎鼎有名的劍師，
不信，來和你比賽一次！

向 井
比賽一次？
你要砍多少隻西瓜！
俺是蓬萊仙島的武道士——
教你來認識師父！

野 田
整天噁哩咕嚕吹牛皮！
究竟要殺多少？

向 井
我要殺八百！

野 田
我要殺一千！

向 井
好！大家來殺一千個！

野田，向井同叫
於是，我們就來一個競賽「千人斬」！

野田率領一隊蛇兵，
下令今夜十二時前要殺足一千人，
還有漢奸唐失節，
好像一隻哈巴狗抵着屁股隨行。
一羣食人的螞蟥，
洶湧地奔出了營房，
挺起了毒箭的舌頭「忽忽」響，
兇狠地射出了兩道慘惡的目光。
在夫子廟的四周探望，
遇見了生人半個也不放。

五個壯丁在路上經過，
要他們把褲子脫下，
兩個壯丁被雞姦，
一個用玻璃瓶塞進了肚門，
一個深深的打在木樁上，
像是小孩玩具的驢人兒；
一個反抗的給拋上半空，
掉下來時鋒利的刺刀在胸膛上一刺，
慘痛的呼聲掙扎在刺刀裏……

沿着江畔逃過一隊難民，
臉上籠罩着飢餓與驚慌的憔悴。
有男，有女，有小孩子，也有老頭兒，
肩負着破爛的被包，乾糧，薯芋，
疲累地，一步，一涉，沿着江堤，
想要踏破這一個死的生命圈，
爬進祖國的懷抱。

像是餓虎衝散了羊羣，
一羣日本兵使他們
驚慌，逃遁，掩藏。

一個日兵執住了一個少女的長髮，
把她的肉身刮得赤光光，
搶她的首飾，
摸她的乳房，
把笨重的身體壓在她的纖腰上，
在光天化日的大地上作着禽獸的勾當。

一個獸兵從一個母親的胸膛裡奪去了她的兒子，
一串小孩穿在刺刀上，
另一個獸兵在挖眼珠，
一個一個的向着泥坑裡拋，
母親看見自己的孩子鮮血淋漓，
深得可怕的眼洞像崩泉一樣的急噴，急噴……
一個老頭乞求不要殺他的兒子，
獸兵把他一脚踢死。

一堆生人在泥坑裡活埋，
泥片瓦礫朝他們的面上蓋，
一層，一層，一堆，一堆，
悽慘的聲音在地層下嚮震~~~~~

江水裡投下了無數的難民，
有些在江心裡突出半個頭，
有些在急流裡無助地呼救，
將沉沒的時候，
在死神的手掌裡還高舉着憤恨的拳頭。

他們的目光渴望着求救着，
在臨終的時候：
「祖國呵！祖國呵！
我愛你，我死也不能和你分離。
雖然溺在死海裡，
我們仍向你伸出希望的手！
祖國，救我們呵！
我們在這裡和死爭鬥！
我們不願意死呵！

我們不能夠就這樣死哪！
祖國，你救我！
我要投回你的懷抱裏去，
請你撫慰我們心中的冤苦。
你是我們的父親，
你是我們的慈母，
祖國呵！我愛你，我永遠不能和你分離，
請你別要忘記了你的兒子……………」

一間茅屋裏闖進了幾個日本兵，
搜索了一回，
屋裏空空虛虛，
只剩下一個十二歲的少女，
一個日兵將她抱住，
她的父母上前攔救，
一槍一個的殺死。
那十二歲的少女，
哭拒着被他們撕衣褲，
她還沒有成年的小身軀上，
被幾個日兵蹂躪，
直躺躺的斃死。

一家酒舖裏有一個日軍官，
在樓閣處打破了幾隻酒壺，
哼着東洋男女調情的淫曲，
狂飲大笑醉昏昏，
擠着老闆娘的頸頰親吻，
挖她的陰部，
咬她的嘴唇，
她的丈夫怒不能忍，
撲過去與日本鬼子拚命。
日兵一槍打中他的手臂，
叫他看看他們的新情人，
在他面前結婚。
日軍官野田在櫃檯處迫着那個少婦行淫，
兩手緊抓着她的乳房揉扯；
「你的乳房真可愛，
真使我迷魂！

魅力的支那乳，
我要把牠割下來，
支那的女陰真好禽，
又軟又深！
好，×兵，拿了那個蘿蔔來塞進去，
看牠吃多少大！」
她的丈夫又痛，又恨，又沒有力，
用將死的眼光睜視着他的妻子被割去兩隻乳房，
陰部塞進了一個大蘿蔔僵硬地攤在櫃檯上，
黯暗的陽光裡透出死悶的呻吟……

遠遠一處華麗的洋房，
野田問那是什麼的人家？
唐失節告訴他是某某師長的私邸，
而且有幾個有名漂亮的女娃：
說是誓死守節南京，
効忠殉國家。

「哈！哈！哈！
快點趕上去看支那的烈女，
看她頭上長有怎樣的名花？
去，去，去，
趕快去吧！」

華貴的地氈上狼藉地橫躺着幾個少女，
一絲不掛，
日官兵在那裡不厭足地輪姦。
一個肚皮被割開的女屍，
肚中還有一個胎兒，攤在地上。
腸肚一堆堆溜在地氈上。
那破裂的女人肚皮中，
填滿了許多碎鹽。

一個被劍割得臉孔模糊的女屍，
乳房上抓得片片鱗傷，
雙手張開了釘在大門板上，
恰似一個被難的耶穌像！

一個倒頭栽上花盆，
還有一個倒吊在樹上。

窮兇極惡的日本兵，
用槍刺刀挑着人頭，
嘻笑街心。
遇到一隻野狗，
將人頭把牠戲弄誘食，
野狗勇猛追逐，
誘牠放進口邊，
忽又轉身跳到後面，
一次，一次，
厭煩了，一刀把狗刺死！

退却時遺留下來的——座傷兵病院，
日兵圍着威迫他們投降。
但是他們至死不改變，
那愛國心腸有如鐵石的堅強！
日兵在屋頂和牆壁的四周，
瀉滿了多量的火油，
上下周圍縱火燃燒，
火光烘烘飛揚。
然而在那火坑裏，
中華民族的國歌還在壯烈歌唱……



向井率領了一隊獸兵，
張牙舞爪的到處想吃人。
還有漢奸王黑明，
他只知道日本的情人却忘記了父親！

一羣野獸湧進中立區的難民窟，
把國際信義糟蹋蹂躪，
想要入法抓人，
美國的管理員嚴詞抵抗，

他們却說只找運輸的壯丁，
兩個鐵頭後便如數交還。

妻子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日本搜查隊拖開去，
飲淚不敢吐聲地無力抵抗的表情，
淒慘的景象叫人不忍看一眼，
驚懼的目光說明了他們可怕的分離，
此去定是少吉多凶！

那九百多個難民，
帶到江邊國際出口公司建築物的附近，
一輪機關槍掃射過去死了一大半，
然後用噴水機的喉管噴滿了汽油，
汽油淋在他們的身上，燃點！
熊熊的火光衝破了這個黑暗的宇宙，
絕叫，打滾，
有如原始人的烤豬牛！

美國的十字醫院爬進了一團火炭，
眼珠被燒去了，
一邊頭顱被燒得焦裂巖巉！
不像是鬼，不像是炭，
更不像人的模樣！

一剎破舊的蓆棚，
住有相依為命的母女二人，
日兵攙着女兒奔出門外，
母親上前攔阻，哀求，
一刀把她分開了兩段！

夜是無底的黑暗，深沉，
魍魎在死的城廓裏舞蹈。
張開了食人的魔手，
罪惡的血液在白熱地奔流。

金陵大學的婦女難民收容所，

在夜的黑幔掩護下的牆角上，
潛進了幾個倭兵，
把我們的女同胞恣意蹂躪，姦淫。
美國的婦女難民管理員起來阻止，
倭兵把她毆打一場，
一面美國國旗，撕成了破片！

向井軍官攬住了一個掙扎着的少婦，
在她懷中的孩子大聲哭叫。
他把孩子一手擲落地上，
扯開了那少婦的衣衫，
那一個小靈魂痛楚地哀哭着，
一邊叫「媽媽」一邊爬向她的腳跟，
那種淒慘的哭聲，
人類有生所難聞！
向井猙獰的獸臉一怒，
——小孩的屁股吐出了一把刺刀柄！

一間古舊的銀樓已熄滅了燈光，
日兵在悄悄的敲打玻璃窗，
向井指揮部下去行搶，
店裡的人加以抵抗。
四週縱火焚燒，
日官兵一齊鼓掌叫「好看」！

好看！好看！
於是中華門，夫子廟，朱雀路，
中正路，國府路，陵園……………
所有的高大建築物，商店，民房，
變成了一片火海的紅光！
野田，向井，皇軍，
侵畧者食人的手掌，
都一齊高叫着：好看！好看！

四

一片白茫茫的大地：

中間有一座焦黑的死城！
雪的郊野上，
有一羣被強迫在背上掛着「亡國順民」的
中國人民在拖着屍骸，
他們的淚珠一滴滴的滴在雪地上。
雪片漫天飛着，無窮無盡地，
正如雪野上數不盡的屍骸！
呵！牢困在殺人者掌心裡中國的兄弟哟，
一一在拖着同胞的屍骸！

雪地上攤着一個全裹的女屍，
是被姦淫後的拋棄。
日軍官看來很有意味，
強迫拖屍的中國人民，
當地和她交媾。

一座修華麗都的偽宮殿，
安置着無數的中國女俘虜，
裹體橫陳，
間或有三兩個腰間束着一條紫紗，
有些提着銀色的酒壺，
有些仰臥貴妃床上伴着軍官淫耍，
松井坐在正中，
正和着一個少女親吻，
野田，向井正在那裡分贓！
王黑明跪在向井的底下和他捏腳，
向井覺得捏得不合意，
舉起腳來使勁地踢他一下鼻尖！
嘴裡哦哩咕嚕拿出佩刀來敲他的腦袋。

野田要他的走狗唐失節帶了他的女兒來，
兩人在他的面前赤裸裸的行體，
迫他父女倆在松井的面前，
實行父女行姦！

野田唱
雪花飛，雪花飛，

飛滿北支高粱大地，
高粱酒是天下有名的醇香！
呵！飲吧，飲吧，
今度（註一）千人斬殺競爭哟！
——老子第一番（註二）
（註一）「今度」是這次（註二）「一番」是第一名。

向井唱
雪花飛，雪花飛，
雪的大地裡南京變成了一座焦黑的死的城市，
叛逆的奴隸統統掃除！
呵！飲吧，飲吧，
今度千人斬殺競爭哟！
——俺是第一名！

松井唱
雪花飛，雪花飛，
有如片片櫻花落地，
櫻花是我們的國粹！
天皇只是一個木偶，
末次更是一窩猪屎，
呵！飲吧，飲吧，
今度大陸政策哟！
願少壯諸卿努力完成！

合唱
南京變成了一座焦黑的城市！
支那變成了一個無人的死都！
叛逆的奴隸靜止了，死絕了，
人類的骷髏築成了我們黃金的寶殿！
絕對的快樂，絕對的尊貴，
——帝國軍閥萬歲！
加緊進攻，加緊毀滅，
——大陸政策完成！
天堂裡開放着大和魂的花朶！
天空裡飄揚着大日本的旗幟！

——幕 後——

轟！轟！轟！
格，格，蓬，蓬，蓬，……………
象牙的宮殿炸毀了！
侵略者的美夢粉碎了！
——中國的軍隊反攻了！
——被壓迫的羣衆起來了！
——日本的人民反戰了！
——全世界反侵略者站在一條陣線上！

女 兵

一

月亮圓圓，
掛在天邊，
銀淨的月色，
灑遍了整個村莊，
小溪邊的楊柳樹，
繫着一匹牝牛，
在那里安靜地，疲累地，休息着。

幾間農家的門口生着野火燒飯，
閃灼的火焰照映着琥珀色的茅房。
有些孩子捧着飯碗在門前，
慢吞吞一邊兒吃一邊兒歌唱。

今夜的晒穀場，
喧囂地，噪雜地，
許多人在那裡看戲：
「打鬼子去！」
農民，村婦，小孩，老頭兒，
有的母親還抱着啼哭的娃娃。

一幕幕演過去，
緊張、悲痛、憤恨、流淚、
人人都懷着報復的情緒。
閉幕的時候，
高叫着：
「打鬼子去！」

兇狠慘暴的景象，
還在纏繞着人的腦髓，
重複閃現着，
刺激，興奮，
教許多人不能去睡。

茅屋邊的籬笆，
堆着一堆旱稻草。
靜穆地，靜穆地，
間或有一兩聲蛙噪。
稈堆上躺臥着一個女兵。
她的名字叫王曼萍。

這一個可愛的村莊，
今夜恰巧又是他們的卸防。
她臥在這堆稻草堆上，
凝望着天邊的月亮，
遙想起她過往了的夢鄉。……



三年前，北平大學的校園，
通過球場的石徑上，
道旁一株白樺樹下，
有一個長髮的青年，
他的臉老是那麼的蒼白，鬱沉。

那蒼白，鬱沉，
深深地刻上了她的心。
正如他所愛的藝術：
彫刻家的本能——
把愁鬱的愛深深地刻進了她底靈魂。

他那冷酷的孤僻，
引力般吸住了她底好奇。
你追求她，
她却要退避；
你冷酷她，
她却要探究你底心謎。
——這是女性的不可理解！

藝術的傾慕，
青春的烈火，
燃燒着愛的心兒。
一天沒有見面，
就像墮入了空虛的墳墓。

亭子間的角落，
日夕同居。
男的埋頭彫塑，
女的炊爨浣衣。
三尺的樓板却是無限的愛的天地。

火烟燼着房宇，
強人流着愛的眼淚，
烟絲一縷一縷的
縈繞着漆黑的玻璃窗戶。
一半是詩情，
一半又是畫意。

夜雨的夢，
破瓦的漏滴，

窩下狼藉的泥雕，
緩慢的雨滴聲，
撫慰着枕膝的睡眠。

晚間的小鼠，
偷嚙着骷髏的模特兒，
那幾千年前的美人白骨，
在這雕塑的陋室裡，
渡着迢迢的永夜。

天色將明，
愛的夢還未醒，
東籬破處傳來步履聲，
洶湧的闖進幾個便衣偵探，
誣她丈夫有××的危險思想。

她號哭悲喚，
扯住了偵探的衣衫，
要他把丈夫交還。
偵探的臉兇惡猙獰，
怒罵一聲，
狠狠的摔她在地板上。
——她流血的咀唇，
剛剛貼在丈夫心愛作品的石膏像。

丈夫一去不回，
枕蓆孤冷，
被褥疏寒，
午夢夜醒，
闌珊的月色照着透明的冰塊，
發光的淚珠禁不住急湧上來。
夜是漫漫，
慘澹的鐘擺聲，
——嗒！嗒！嗒！
一秒一丈長！

三

月亮高高的懸掛在醫院的十字架前，
芭蕉的幽影婆娑地灑在鐵牀上，
看護們維齊忙亂着，
她睡在牀上昏沉沉地，
鈴聲的空氣里，
裂出一聲嬰兒的號啼。
這一縷新聲，
在她愁鬱的生命里，
展開了一線希望的曙光！

嬰兒日夜哭啼，
母親的心又愛又悲凄，
這是丈夫獨一的遺物，
愛的結晶體，
珍重地抱在胸前細吻，
冷不防在玲瓏的小臉上滴下了一汪淚水！
這是過度的歡忻？
還是不自知的流涕？
一片鷺雲的薄影，
霎時兜上了胸際。

小小的口兒里，
萌出幾粒小牙，
鑽日學語呀呀，
見人便叫「媽媽」。
「媽媽」在她的心田裡，
從新開放着美麗的鮮花。

孩子數日不肯，
母親驚慌恐懼抱向病院，
蒙頭裹上一張毛氈。

當心途中遇了風寒。
天下最陰險的人面獸心的魔鬼，
戴上慈善家面具的醫師，
待價而沽的妙藥絕不周濟貧民，
病人的疾病愈危，
愈是他們擷取的良機。
「想來醫病，
——先付診資！
危險的腦膜炎，
沒有三十塊錢手術費，
恕不醫理。」

醫生宣告嬰兒患了流行的腦膜炎，
十二個鐘頭後，
渺小的生命再不能拖延。
貧窮的人無法抵借，
有錢的人他不貸給你錢。
隔壁的老嫗多方誘惑，
勸她暗地去當私娼，
一夜挨苦可得三十洋，
兒子的命像水一般冷，
與其保存自己空虛的高傲，
何不拯救獨一的兒郎？

老嫗亂語荒唐，
刺傷了她底自尊，
直想抓碎了她的肩膀！
但是氣忿之餘，
平心一想，
十二個小時並不怎樣長。
人生一死不復還，
不要事後悔晚。
娜拉不也是犧牲肉體，救人，
何須拘束於愚昧的封建思想？

四

一個陌生老爺，

將他蹂躪得像糯粉一團，
左手摸着她的粉頸，
右手摸進她的乳房，
獸性的狂吻，
她底自尊侮辱得粉碎無存。
她罵自己是妓女！墮落！
意志薄弱的混蛋！

孩子一笑，
把人家加在自己身上的污辱，
都忘記得乾乾淨淨。
寶貝的乖乖，
母親願意犧牲自己
去贖你的冤災。
再向我笑一笑吧！
接受你母親的愛，
瞭解母親不能告訴你底悲哀！』

衣物的典當，
房屋的租債，
爲了撫育孤兒，
不惜將自己的身體，
作人肉的買賣。
墮落的生活一天天陷下去，
黯澹無涯。
淘氣的小孩，
把屋角裏塵封的石膏像掏出來，
投在地板上，毀壞！
——這，石膏像嘴唇上的血漬，
使她失驚地回憶起
從前純潔的戀愛。

痛哭，憤恨，悔罪，
月夜的十字架前，
野草萋萋的丈夫墳頭，
悲狂痛哭地懺悔！
懺悔她的墮落，無恥，喪心，

背叛了她倆當時的誓言。
她想自殺，
浮屍汪洋，
洗淨她心靈裏的污穢。

但是她反過來一想，
死，只是弱者的逃避，
孩子更孤苦無依。
但是長此下去又不是辦法。
更使她深深地墮入罪孽的荒埃！
不幸的孩子啊！
社會里不幸的孩子啊！
她要做大眾的慈母，
大母性的愛。
撫育世間一切的孤兒。
爲了拯救自己的墮落，
爲了使兒子不要學習自己的污穢，
她決心離開了自己的孤兒。

一夜的啜泣，
對着睡在自己懷里無知的嬰孩。
明知他不會瞭解她的言語，
但她偏滔滔地訴說着她那無盡的悲哀。
「天明就要離開你去了，
我的寶貝。
也許這次的別離，
就是我倆母子最後的相會？」

然而一到天亮，
她又想把昨夜的念頭拋棄，
繼續她母子的愛底片時。
但是罪惡的生活，
鐵一般冷硬的理智，
嚴厲的刺着她的腦袋，
很像有誰在命令着她：
——去啊！離開你的兒子！

五

雪花一片片的飄下來，
飄在茅屋的簷柱上，
飄在枯禿的樹枝上，
飄在白茫茫的行人道上，
飄在風雪淒迷的女人衣袂上，
飄在她的心上。
她抱着爲命運的魔手，
要從她懷里奪去的孤兒，
淚珠淅淅的滴下……

雪把大地洗得一片凝靜的寒氣，
她的心也是一樣冰冷地，
呆望着托兒所的鐵門柵，
心兒不住地抖顫，
悲酸，凝固，
如像冰塊般的堅硬。
啊！這一道鐵門柵啊！
就是她母子倆運命的分界錢，
禁固她兒子的鬼門！
將她伶仃的母子隔離得遠遠，
遠遠，遠到天角的那邊。
她害怕，顫慄，
想要逃跑，
——回去吧！別再妄想，
讓我母子倆就在人間的地獄里，
過着半濕的溫暖。

自己真的繼續墮落下去麼？
兒子又將怎樣去養活？
無底的苦痛，
步履鐵一般沉重，

悔罪心絞殺着她，
嚴酷的理智頓答着她，
一步一步挨進了門欄，
昏暈的倒在掛號室的沙化上。
人們問她是不是那嬰孩的母親？
她那悲酸的淚水噙住喉嚨，
噤口不能言。

嬰孩的懷中藏着一隻玉獅子，
——是她丈夫親手彫成的愛的獻禮。
一望換上衣衫，
掛上號牌的嬰兒，
不能自禁的痛哭，
涕泗交飛，
急把臉孔背了過去。
奔出托兒所的門欄。
——別再看了吧？
免彼此的難堪！
互相哭啼！

剛踏出門檻，
忽然又想轉回去。
——這是最後的一面哪，
從此分離！
我要小心地看他一回仔細。
但是酸熱的淚水將她怯住，
她怕見人，
她怕見這個社會的一切人，
都問她戳着苛責怒罵的手指：
「看呀！這是一個賣淫婦！
和一個罪惡的結晶體！」

歸途上雪花一樣的紛飛，
行人道上——一樣白茫茫無邊際，
冰冷的雪花一樣淒迷地飄下來，
和着點點晶瑩的熱淚。
一樣地，一樣地，

一樣的風，一樣的雪，一樣的淚。
但是少去了一個愛兒。
手里是一陣空虛，
心里又是一處空虛，
在她的眼睛里，
宇宙間一切都是空虛。

她仰望着飛雪的天空，
猛捶自己心胸：
「啊！我瘋了！
沒有了他我怎能活下去？
我不能和他分離……」
她狠自己，
咬自己的手臂。
慘紅的鮮血和着慘紅的淚，
一點點滴在真白的雪的大地。

夜夜夢魂里，
夢見她的兒子，
和平日一樣的天真，顰笑，哭啼。
獨自坐臥凝思，
空虛的手還彷彿抱着
一團夢幻的影子，
想念中的孤兒。

黯黯的陋室，
形單影隻的獨個人兒，
深沉，可怕，
寂寞無底的空虛。
呀，這一個鬼穴！
黯黯，空虛，深沉，寂寞，可怕……
她要逃走，
走向新生的光明的道路！
昔日的同窓知己，
勸她繼續向學業求出路，
一齊到東洋留學去讀書，
經濟上她還可以助她一臂。

六

汽笛一聲嘶叫，
輪船漸漸翻開了闊大的海面，
離開了碼頭，
離開了祖國的懷抱。
她想起了家鄉，
想起了此刻正在托兒所裏，
號啼着的孤兒。
她的眼睛在昏迷，
直想撲回祖國的懷抱裏。
可是輪船只管機械地，
硬要將她拖向海洋去！

去了，去了，
一切已往的夢，
都隔得那麼遠遠地。
她和她的女友，
已經到了東京繁華的都市，
空中的電車，
地面的汽車，
地下的火車，
都在瘋狂地飛馳。
異國的情調，
一切都新奇，
她想從這個新鮮的刺激，
從新把她的生活改造一次。

然而當她挾着書本走進學校里，
她的眼睛胡亂昏迷，
日文工才的日文書句，
每一隻字都在擴大，
浮幻出她兒子的陰影，
恰像她走出托兒所時，
狂叫着媽媽哭啼！

江戶的夜雨，
淒切的秦箏，三味¹貝，
曲曲都使人流淚。
她夜夜的失眠，
在無人的夜空里，
對着月亮獨個兒沉思。
想起死了的情侶，
想起了無母的孤兒。
望着夜空裏的星星，
疑是她兒子的眼淚……

紙窗前的櫻花，
灑滿了一地。
島國的清歌，
寂，
怨，
獨，
每一個字都是斷腸的詞句。
她怕那春天的誘惑。
但是悲慘的往事，
却更使她去回憶。

七

東亞燃燒歷史爭奪的烽火，
血的浪花濺在中國的大地，
太平洋的波濤怒吼，
帝國主義張開了食人的血口。

砍西瓜（註一），支那猪（註二），「膺懲支那！」（註三）
東京、大板、神戶，
滿街滿街侵略者吃人的標語。
留學生被暗殺逮捕，
沒收華僑財產，
殘殺、迫害、逃亡，
慘藍和血腥的顏色，
塗成了一幅血和淚的畫面。

(註一)據東京朝日新聞載，屠殺中國人叫做「孫西瓜」。
(註二)日本叫「中國人」做「支那猪」。
(註三)盧溝橋戰事爆發後，日本當局，自都市以至鄉村，滿街滿巷都貼「實現大陸政策！」「膺懲支那！」「鎮滅暴支！」等吃人的惡語。

躲在第三國輪船上的逃亡者，
憤怒的熱火使他們爆炸。
經過神戶時日方強制上船，
舉行「防疫運動」？
藉口保護中國僑民，
強迫注射毒針，
七天內死了三十多人！(註)

(註)由東京經大阪神戶時，日方強制上非交戰國輪船，
說是注射「防疫針」，其實許多都是毒針。這種毒
針，注射七天後便無法挽救，作者的朋友曾嬰淘也
就死於這種帝國主義的毒手！

在驚慌恐怖的動蕩中
她又再次回到祖國的懷抱裡，
回到久別的鄉土。
她懷着兩年來的思兒淚，
糖果玩具掛滿了她的兩隻手臂。
歡欣地走到托兒所去，
想再度和她的寶貝，
過着美滿的生涯。

但當她走到托兒所裡，
祇看見一片疏落的陽光，
麻雀兒噪食在基督的教堂。
那裏聽不見人聲，
看不見人影，
更看不見她的兒郎。
一院的空冷，疑懼，驚慌……
叫她不敢相信這裏就是
她兩年前到過的地方。
鐵門柵的十字架，

刺痛地刺着她的回想。

失望，徬徨，
悄然的感傷，
在教堂的四周徘徊，
發現了一堆亂墳場。
小小的骷髏和臂骨，
狼籍地露出黃泥土上。

那裏有一塊破碎的玉獅子尾巴，
是她臨別時藏在兒子懷中的記號。
這一個噩耗過於嚴重，
使她不能夠思維，
心頭裏一片空虛迷惘，
像是宣佈了死刑的絕望。

她悲慘地號哭，
剛才反常的靜
變成了白熱的瘋狂！
她拾起了一個小骷髏頭瞪視親吻，
她要從這骷髏頭裡，
看出她兒子的靈魂！

墳坑裏惡臭的腐屍發霉，
她却覺得那裏，
有她生命的寶貝，
她在那裏狂哭，慘笑，
她要在这骷髏堆裏
認識她兒子的屍骸。

悲慘的尖音震盪着空野，
哭聲引來了一位隣家的老嫗，
她原來就是托兒所的女僕，
她的女兒是托兒所的保姆。
北平淪陷時，

日本鬼子真不講人道，
到處的屠殺，
強姦婦女，
燒房屋，搶東西，
現在的北平變成了一
座空虛的死的城市。

托兒所裏的嬰兒全給抽血死，
英美人的所長醫生被燒死，
保姆和看護被姦死，
她的女兒就是其中的一個。
燒殺，流血，死，
這一個村莊就只剩下。
幾個殘廢的老頭兒。

這兒那堆亂墳場，
你的兒子就在這中央。
零亂的綢緞已不能分辨，
暮色又將昏黃，
請別再在這裏作悲傷的留戀，
夜深了說不定有鬼蛇蟲蟒。
還是早點回家去，
再作善後的商量。

——王曼萍，
像在夢中驚醒，
絕望地仰視着愁慘的天空！

啊！沒有了！沒有了！
我的愛，
我的夢，
我那不幸的丈夫，
我那獨一的孤兒，
呵，沒有了，沒有了，
一切都空空虛虛的沒有了，
一片白茫茫的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了，
我的愛，我的夢……

八

淮河的水在流，
彎彎曲曲的蜿蜒，
斜陽抹在洪澤湖邊
蘆葦的白花上。
在蘆葦叢中，
時時蕩漾着
游擊隊的歌聲。
王曼萍參加到這裏，
做一個政工女隊員。

晚飯後她微笑地，
走往東村頭，
去教婦女識字班的「同志」。
小梁在路上攔着她，
要她教他唱
「到敵後方打鬼子」。
小梁是游擊隊裡的
一個小馬夫，
今年才只十三歲。
去年他從山東逃難來，
在日寇屠刀底下，
全家只剩下了他一個。

婦女識字班的村姑，
大家都認她做乾姐。
她們那種樸實的憨笑，
倒頭捧着三隻公雞般的大字，
——「打鬼子」
問她該怎麼寫去？
有時她去做家庭訪問，
乾媽們就圍着她，

要她聽抗戰的故事。

游擊隊裏的同志，
大家都像一家的姊妹兄弟。
記得前天他們在桃林，
破壞敵人的運輸，
她興奮得自己拿起笨重的鋤頭，
要加進他們的破壞隊。
她覺得在工作中
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同志們鐵一般的信仰和團結，
比個人的愛更值得寶貴。
——祖國，
是多麼的偉大！

九

月亮圓圓，
掛在天邊，
銀淨的月色，
灑遍了整個村莊，
水溪邊的楊柳樹，
繫着一匹牝牛，
在那裡安靜地，疲累地，休息着。

這一個可愛的村莊，
今夜恰巧又是他們的卸防。
月色銀淨地照着碧青的潭水，
照着疏落的牛欄，磨坊，晒穀場，
微風偶然吹送着一陣稻草的濃香，
她穿着一件草青色的軍衣，
仰臥稻草堆上，
望着天邊的月亮，
遙想起她的已往，已往……

編 者 的 話

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二萬里文化長征，顧名思義，當然是詩畫的配合。因此這叢書本擬定名為「詩畫長征叢書」，但是在這抗戰期中物質困難的條件底下，製畫的玻璃版和鋅版是絕對無辦法的，就算光只木版也要不少的錢，而我們這一羣窮光蛋的朋友，目前是辦不到的。所以只得先出「詩長征叢書」。

「詩長征叢書」裏，關於詩長征各地文化界的評論，消息，長征日記等史料，初時打算編進這叢書的第一集，名為「詩的長征——二萬里」。但是一輯起來有二十多萬字，而我們的經濟環境是不許可的。總之這一切，都只有留待抗戰勝利之後，我們再來出版一輯大規模的「二萬里詩畫長征叢書」！

「詩長征叢書」計劃出版十二集。現在第一批先出版影痕著的「殺人交嘴曲」，「五月的農村」，「水車」，三集。以後繼續出版各人的詩作。

我們編這輯「詩長征叢書」，目的是在擴大詩歌的戰鬥運動！把過去的詩歌運動從溫室，沙籠，象牙塔，玻璃宮裏走出十字

街頭，開上歷史鬥爭的前線！當然我們的力量很不够，但是我們熱情地誠懇地向新中國的詩歌工作者伸出合作的手！

最後，這次「詩長征叢書」的出版，得到各方朋友社會人士的熱烈鼓勵與幫助，麥菁，曹若，潘西辛諸先生的幫忙排版設計，刻封面畫，我們都深致敬謝！

還有一件事，就是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山下被敵包圍，全部作品都被日本帝國主義侵暴着的魔手所毀掉！計損失畫千餘幅，詩稿六巨冊（雷石榆著的「戰鬥的呼聲」，影痕著的「鋼鐵的太陽」「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殺人交響曲」，與及兩冊幾十個詩歌工作青年的心血）。那末我們現在爲甚麼能够出版這冊「殺人交響曲」呢？是因爲當廣州未淪陷的時候，托何所之先生在廣州代印「殺人交響曲」和「女兵」兩冊詩集。後來廣州淪陷了，我們也在太行山下遭難，我們以爲那冊「殺人交響曲」是沒有希望的了，大家都很懊喪。後來從很轉折裡探得了何所之先生的通訊處，寫信去問他還有沒有保存那冊稿？你以爲他怎樣回覆——他不但和我們寄來，掛號寄來，保險寄來，他、而且還另外抄謄起一份，他的回信說：「你們不要怕，如果寄失了，我這裡還有一份」。呵！對於何所之先生這種真誠的友情，我們該如何感激呢！

海 星 詩 社

詩長征叢書之一	殺人交響曲	影痕著	\$0.90
詩長征叢書之二	五月的農村	影痕著	\$0.70
詩長征叢書之三	水	卓影痕著	\$0.70
詩長征叢書之四	街頭	影痕著	\$0.80
詩長征叢書之五	在戰鬥中歌唱	雷榆石著	
海星詩叢之一	未穗集	牧丁著	
海星詩叢之二	黃河的激流	影痕著	
海星詩叢之三	出發	姚散生著	
海星詩叢之四	我們的行列	艾漠著	
海星詩叢之五	馬與槍	夏天著	
海星詩叢之六	倔強的靈魂	梁快著	
譯詩集	裝多菲詩集	覃子豪譯	
詩集	荻華集	牧丁著	
詩集	凍雨集	牧丁著	
詩集	紅蓼	王亞平著	
詩集	小蘭花	考蒂克著	

● 預 告 ●

血·是我們流的 (二千行長詩)

影痕著

詩長征叢書之一

殺人交响曲

每冊定價玖角

印刷者

曲江河西台兒莊一號
曲江風度北路五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東分社

編者

廣東通訊處曲江黨風路中華留日同學會
海星詩社
總社成都東城根街八十一號

著者

影

痕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初版

初版1—1000冊

廣東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証圖字第零伍伍號



\$0.90

